



“稳健改革派”张卓元:士谋良策为其国

他扎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70余年,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在价格改革、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等方面提出许多颇具建设性意义的主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突出理论贡献;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关心着年轻学者的成长。

“为国家发展尽经济学家的天职。”这是他毕生身体力行的信念。他,就是“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卓元。

70余年笔耕不辍:“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获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工作……谈到张卓元,人们难以避开这些夺目的“光环”。

但当记者问张卓元,是什么促使他投身经济学研究时,他只简单回答了两个字:“兴趣”。

1933年,张卓元出生于广东梅县。195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个正在紧张备考的高三学生读到了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对书中的基本原理一知半解,但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使张卓元入了迷,让他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兴趣的力量是巨大的。1950年高考,17岁的张卓元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学系同时录取,他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开启了与经济学长达70余

年的不解之缘。

张卓元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著作近30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和《新中国经济学史纲》等重要文献,为中国经济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探寻“价值规律”:“研究应与国家所需相结合”

谈到自己几十年来的治学心得,张卓元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大变革的好时代。

大学毕业后,张卓元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随后参加了由时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编写整理工作,开始了对“价值规律”的不懈探求。

1962年,张卓元发表了《对“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初步探讨》一文,对商品社会使用价值是商品价

值能够实现的前提进行了探讨,在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张卓元从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出发,逐渐产生以市场化推进价格改革的观点,与后来坚持稳定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张逻辑一致、思想一脉相承。

调查回来后,张卓元的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经济研究》和《光明日报》上,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没有两次浙江之行的所见所闻,是写不出这两篇文章的。”张卓元说。实践出真知。张卓元认为,做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研究,不能只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抠概念,而是要更多地从实际出发,找问题、找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步一个脚印:“向调查研究求智慧”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对此,张卓元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与坚持。

付林的歌,你一定会唱



10月7日,著名词曲作家付林(见图)于北京去世,享年78岁。

他的作品已成时代的记忆

1946年,付林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第五、六、七届),国家一级作曲。多年来,他创作过《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小螺号》《妈妈的吻》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付林196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开始系统地学习音乐。毕业后,他加入了海政文工团,担任乐手、独奏、指挥和创作工作。从1968年至1997年,付林在海政文工团创编室担任职业作曲、作词,创作了大量深受人们喜爱的歌曲。

“最得意的作品”

1976年,是付林的而立之年。这一年,周恩来总理去世、朱德元帅去世,他都挥泪作词。而当毛泽东主席去世时,他与作曲家王锡仁合作,在防震棚里创作了《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由卞小贞演

唱,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传遍祖国大地。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把它拍成了一个短片。

这首歌从词到曲都自然平和、朗朗上口,朴实得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老百姓的真情实感,凝练而意切。也因这首歌,让付林由寂寂无闻到备受瞩目。谈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付林表示,“无疑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那个年代写的这首歌就是反映我当时的那种感情,我们这些人的情感。”

流行歌曲中的新天地

付林曾为一个13岁的孩子写歌,这在当时前所未有。1980年,邓丽君的歌喉影响了一代人,付林从流行歌曲中发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他一口气为当时年仅13岁的程琳写下了14首歌曲,天天骑着自行车驮着程琳赶往录音棚。

其中,他为程琳作的《小螺号》的名声最响亮,“小螺号

滴滴滴吹,海鸥听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滴吹,浪花听了笑微微”。音乐是流行歌曲的写法,词句也很细腻,而且还是付林的作曲成名作。1982年,付林又为程琳写了一首名作《妈妈的吻》,歌曲由谷建芬作曲,“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过去的时光难忘怀忘怀,妈妈曾给我多少吻多少吻”,一时间脍炙人口。

2022年,付林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道,“自己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更不会光芒万丈,退休不褪色,用我夕阳红,不,哪怕是萤火虫的光也要给后人,给孩子们留下一点光亮。”(综合《燕赵都市报》、极目新闻)

“我有兄弟姊妹10个,母亲为了我们辛勤操劳。可每当腊月十五我生日那天,她依然记得那么清楚,5分钟塞进我的掌心里,让我出去买个白面馍。这可是那个年代的‘蛋糕’啊!”2013年慈母去世时,付林泪流满面,“到来头来我才

“1961年和1962年,我两次跟随国家有关部门到浙江开展调研,一次是到杭嘉湖地区调查农业生产、农民收入、农产品成本问题,一次是到杭州调查农产品成本和价格问题。”张卓元回忆,这两次调查,使他对我国农村的实际有了初步的了解,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调查回来后,张卓元的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经济研究》和《光明日报》上,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没有两次浙江之行的所见所闻,是写不出这两篇文章的。”张卓元说。实践出真知。张卓元认为,做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研究,不能只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抠概念,而是要更多地从实际出发,找问题、找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高山高而不险,流水急而不湍——这是“稳健改革派”张卓元的学术生涯,也是他的人生写照。(据新华社讯孙少龙、王雨萧/文)

发现,其实我欠了给妈妈的一个吻,而且欠得太久太久!”

打工潮里《小小的我》

《小小的我》写于1986年,那是一个打工潮热火朝天的时代,人们都在寻找自己社会上的位置。“虽然我很小,像一朵浪花,像一朵小草,但我要融入一个大潮……”带着对社会现象的深思,付林写下了《小小的我》。1987年春晚,这首歌曲随着演唱者苏红一夜成名。

从艺近50载,付林在创作上不断探索追求,他是最早涉足原创流行乐的中国内地作曲家之一,1980年开始为广东太平洋影音公司进行立体声唱片制作,是新时期民谣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

2022年,付林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道,“自己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更不会光芒万丈,退休不褪色,用我夕阳红,不,哪怕是萤火虫的光也要给后人,给孩子们留下一点光亮。”(综合《燕赵都市报》、极目新闻)



母亲的“馍”法

井玉梅

皖北老家的面食,大都可以用一个字——“馍”代替。馒头是“馍”“蒸馍”,发酵过的是“发面馍”,没发酵过的是“死面馍”;肉馅儿的是“肉馍”,菜馅儿的是“菜馍”,有油的是“油馍”;薄饼叫“烙馍”,还有当地特色的壮馍、杠子馍等。总而言之,种类繁多,琳琅满目。

母亲会做各种馍,最得心应手的是烙馍,轻松驾驭不在话下,只要母亲在厨房里忙活,空气中感觉都弥漫着面粉的清香。按照她的话来说,千好万好,烙馍最好;按照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烙馍卷菜,哇!每每烙馍,我和女儿一定会食指大动,卷上小菜,吃得心满意足。女儿说姥姥会“馍”法,让人吃不够,于是好奇地问秘诀是啥,母亲总笑个不停,说这是家学,要保密。

烙馍要想做得好吃,首先和面就有讲究。母亲告诉我,和面要一半用冷水,一半用开水,不知不觉就吃了好几个。

烙馍要想做得好吃,首先和面就有讲究。母亲告诉我,和面要一半用冷水,一半用开水,

有人说,家里的锅灶一样可以做。没错,做出来也一样能吃。但是用鏊子和柴火做出的烙馍,总有一股草木的原始气味,最大限度地保存了粮食原有的醇香。

石头是坚硬的,水是柔弱的,按说,受伤害的是水,而不是石头。当石头掉进水里,石头锋利的棱角划伤着水,但水很快就愈合了自己的伤口。而石头呢,被水磨损后,哪怕是点小小的磨损,也恢复不了,那伤口,成了它永远的伤。

学会忘掉伤痛,学会自己修复自己的伤口,自己愈合自己的伤口,柔弱的水,可以击败坚硬的石头。

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与朋友站在一条江前,朋友指着结满冰的江面问:“看到水的骨骼了吗?”“水怎么会有骨骼呢?”我说。“怎么没有?冰不就是水的骨骼吗?”

“冰是水的骨骼”,朋友的话,让我从水柔软的外表,看到了它骨子里的刚毅和坚强。

“柔弱的另一面是坚强”,原来,强弱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摘自《广州日报》)

(英)罗伯特·麦克法兰
念念远山
我们对风景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塑造的。也就是说,我们看风景时,看到的并非实际存在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认为存在的东西。

我们赋予风景一些并非它们所固有的特质——比如野蛮、荒凉,又依据这些特质来评价风景。

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解读风景,根据自身的经验和记忆,以及共有的文化记忆来理解它们的形态。虽然人们历来会以种种方式进入荒野来逃避文明或世俗,但他们事实上还是在透过联想这一滤镜来观察荒野,就像观察其他事物一样。

威廉·布莱克确切地指出了这一道理,他写道:“让某些人喜悦得热泪盈眶的树木,在另一些人眼中不过是挡了路的绿色物体。”从历史上看,山峰也一样。

(摘自《念念远山》 杭海/译)

浮生一日

(日)村上春树
吃罢晚饭,外面彻底黑了。
寒冷的夜晚往炉里添柴生火。眼望炉火发呆时,时间惬意地静静地流逝。

没电话打来,没截稿期限,没电视,什么也没有。只有火在眼前“哔哔剥剥”。沉寂委实美。

我家住在村东第一家,门前是千里堤,千里堤那面就是濱河。“奶奶,天边在哪?”

“地没头,天没边儿,牛没上牙,狗没肝儿。”

数十年前的初夏,我站在家门前的千里堤上,遥望着远方那水天相接之处,和奶奶进行了这样的问答。

但是,我不信。天怎会没头?地怎会没边?牛没上牙?狗没肝?

奶奶说:这是老辈子人留下的话。其实狗肝是有的,被馋媳妇偷吃了,她才谎说没有。

一件事得到了证实,我便一一去求证另外三件事。

我跑到旷野里,看到大爷扶着犁吆喝着老黄牛耕地。我跑过去问大爷,牛有上牙吗?大爷让我掰开它的嘴,看看。我才没那么傻。我折了一根柳树枝去喂它,它一张嘴,

盛夏,我和那几个小伙伴也曾沿着濱河河边,一路向东,蜿蜒而去。河边玉米茂盛,野花盛开,水草茂密。只见一条小鱼“嗖”地跃出水面,又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渴了喝口清凉的河水,热

一块石头,掉进水里,若干年后,石头棱角尽失,成为一块光秃的鹅卵石,而水却安然无恙,依然哗啦地流淌。

石头是坚硬的,水是柔弱的,

按说,受伤害的是水,而不是石头。当石头掉进水里,石头锋利的棱角划伤着水,但水很快就愈合了自己的伤口。而石头呢,被水磨损后,哪怕是点小小的磨损,也恢复不了,那伤口,成了它永远的伤。

学会忘掉伤痛,学会自己修复自己的伤口,自己愈合自己的伤口,柔弱的水,可以击败坚硬的石头。

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与朋友站在一条江前,朋友指着结满冰的江面问:“看到水的骨骼了吗?”“水怎么会有骨骼呢?”我说。“怎么没有?冰不就是水的骨骼吗?”

“冰是水的骨骼”,朋友的话,让我从水柔软的外表,看到了它骨子里的刚毅和坚强。

“柔弱的另一面是坚强”,原来,强弱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摘自《广州日报》)

了用清凉的河水洗把脸,继续前行。不知走了多远,终于累倒在河滩的草地上,仰望着蓝天白云,觉得天边在遥远的天上,我们永远找不到。地的尽头在哪,我们也许能找到。

那天我们遇到了正在上高中的志远大哥,他说你们永远也找不到地的尽头,因为地球是圆的。现在从脚下开始挖,挖到底就是美国。我们将信将疑,但实在是太累了,没有了向前走的力气。于是,和几个小伙伴儿原路返回。

有时候,由于好奇,对很多事情将信将疑,想去求证。虽然有时找不到确切答案,但那记录着我们成长的足迹,是我们生命中一座闪亮的里程碑。

那一年我七岁,小凤六岁,小新五岁半,最大的是小军,八岁。

简烟灰